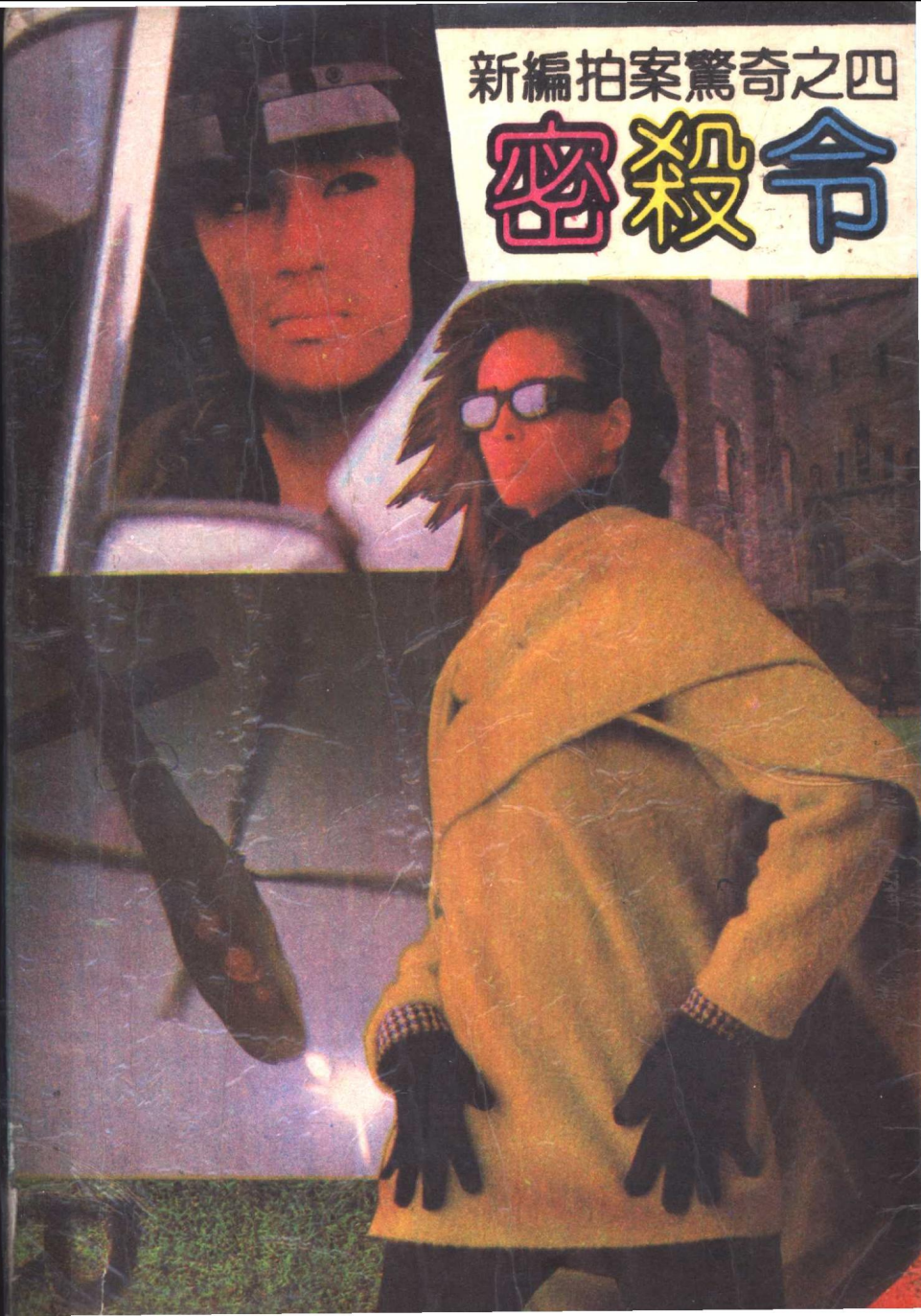


新編拍案驚奇之四

密殺令



新編拍案驚奇之四

密殺令

密 杀

责任编辑：周凤鸣

封面设计：李桂华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 12印张 2插页 250,000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

长春市东新印刷厂印刷

印数：1—6,912册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定价：5.60元

内容提要

密杀令

刘守忠 (1)

爱国人士吴书余在海外购得流失的国宝《五牛图》，敬献给祖国。毛人凤密令杀人夺图，吴书余难逃魔掌，其女儿吴玉珠又遭追捕。杀手中竟有玉珠的恋人孙晓飞，宝图和玉珠的命运岌岌可危，究竟会怎样呢？

幽灵末日

廖浔生 (68)

江洲市解放的第一天，市府大厦前即发生一起爆炸案，这是敌特“幽灵行动”的重要一环。正当破案受阻时，有人献来一份过时的“红玫瑰的情报”。然而，就是这份情报，使“幽灵”露出了尾巴。

舌王新传

须一心 (164)

凭三寸不烂之舌，连厂领导对软磨硬泡的他都奈何不得，因而被众人嗤之以鼻。新厂长知人善任，请他出山为厂里讨帐，竟连战连捷。他这条舌头，时而令人讨厌，时而令人佩服，福祸皆由舌上生！

罪孽

刘爱平(225)

静安寺宝珠被盗，赵新受命侦破。他在渡口发现了早年被轮奸后忍辱隐居的女人，赵顺蔓摸瓜，抓获罪犯罗青。但公子哥杨明仍逍遥法外。重重阻力压来，破案工作停滞，法受到权的嘲弄。结果……

风流“女大使”

孙克(305)

山涧厂钢材奇缺，已被出示黄牌，厂方派出一位俊俏又风流的姑娘出任供销员，马到成功。有人乘机想占她的便宜，被她打个落花流水。恰在此时人们发现她投入另一男人的怀抱。这风流“女大使”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深井屯的疯娘们

赵国光(336)

深井屯有四个疯娘们闻名遐迩，为了赶走一位与农民作对的乡干部，她们各显神通。以“出租”闻名的女人“穷不起”使出惯伎，令乡干部狼狈而逃。事后一辆警车开来，却要把她们带走……

密 杀 令

刘守忠

第一章 孙晓飞舍命保成都

1949年8月，重庆解放以后，蒋介石命令败退到四川的胡宗南，部署川西决战，妄想挽回残局。

蒋介石也知道成都难保，但决不甘心把完好的成都让给共军。他命令保密局长毛人凤调爆破总队炸毁成都，不准有任何东西留给共军。

爆破总队队长杜长城率领少校参谋孙晓飞等部分人员火速赶到成都。毛人凤亲自布置了任务，杜长城画了爆破图，得到毛人凤的批准。

12月，成都解放前夕，毛人凤、杜长城等逃飞台湾时，将爆破图和行动计划交给孙晓飞执行，交代他完成任务才能飞回台湾，否则要军法从事。

孙晓飞一回到办公室，展图细看，顿时目瞪口呆。

孙晓飞是成都人，他怎能忍心下这毒手？但不执行又怎么行！唯一的亲人老母亲已被掳往台湾，当作人质，留下成都就留不下六旬老母。

他立即驱车前往东门街周公馆，见到了稽查处长周迅予。

他们寒暄几句以后，周迅予问：“孙参谋什么时候开始爆炸？”

“难道处长真的要我毁掉成都么？”孙晓飞试探地反问。

“嗯？”周迅予迷惑不解。

“处长！”孙晓飞指着爆破图说，“你我都是成都人，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的祖宗坟墓、亲戚故旧都在这里，能忍心让他们全部葬身火海？再说九里三分乃历史名城，千百年来多少前人的心血毁于一旦，你我都将成为千古罪人，会遭后世唾骂，遗臭万年！”

周迅予霍地站了起来，倒背双手，在客厅内踱步寻思。孙晓飞继续说道：“处长部下的眷属都在市区，一出变故，处长结怨部下，以后如何驾驭？何况还继续要在共军鼻子底下潜伏活动！处长不能不为部下打算，也不能不为今后的使命打算！”

周迅予一字一句地问：“不执行命令，老头子能饶我吗？”

“现在在台湾的许多四川籍中央大员能饶你吗？”

“我执行的是委座的命令，他会替我说话的。”

“处长还记得酆悌是怎么死的吗？”孙晓飞不无讽刺地说，“他烧毁长沙何尝不是执行委座的命令。”

周迅予不禁一震，是啊！酆悌奉蒋介石命令放了长沙一把大火。蒋介石在众怒难犯的情况下，把罪责推在酆悌一人身上，下令枪毙了酆悌。酆悌就这样冤枉地当了替罪羊。周迅予想起此事，不寒而栗。他拿起爆炸图，呆呆地盯了一

会，慢慢地划了根火柴，点燃了图。图纸在他手里化成了灰烬。

“处长！”孙晓飞激动地说，“成都几百万乡亲不会忘记你的大德的！”

“谢谢！”周迅予凄然道，“祝孙参谋一路顺风。”

“处长多多保重！”孙晓飞立正敬礼，辞别周迅予。

孙晓飞深知违抗了命令，转回台湾必定难免一死，但母亲在台湾，不能不去。他知道为保全成都而死，母亲不会责备他，只要见母亲一面，死而无愧。次日凌晨，他搭乘一架运输机，直飞台北，见了母亲，说清了情况，母亲果然十分赞许，叫他不必为母子的生死多虑，并念了文天祥的两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孙晓飞违抗了命令，蒋介石、毛人凤等大发雷霆，当晚就逮捕了孙晓飞，交军事法庭审讯，判了死刑，等待处决。

几天过去，不见动静，孙晓飞不知毛人凤他们在搞些什么名堂。他恨自己为国民党卖命十年，没有死在日寇枪下，也没有死在共产党手中，却死在自己人刀下，实在太窝囊。

他别的没有什么牵挂，只是六旬老母孤身一人在台湾，一想起来，肝肠寸断。

狱警中士班长李大顺，这时悄悄走来。李大顺也是成都人，对孙晓飞保全成都之举，万分感激。自从孙晓飞入狱以来，尽量给予方便和照顾。今夜乘他值班的机会，同情地问他有什么后事要托付他。

孙晓飞哽咽着对李大顺道：“望李兄念在同乡份上，我死后请照看一下我的母亲。我在九泉之下，也深感李兄大恩！”

李大顺霎时也泪流满面，连声道：“你为千百万成都人而死，如果在大陆，每个成都人都会奉养老太太的，可惜在这鬼地方！不过请你放心，我一定替你尽孝，养老送终。”

孙晓飞道：“谢谢李兄，我相信你，……”孙晓飞还要说什么，突然听见铁栅门外有沉重的脚步声。

典狱长带人走了进来，身后跟着毛人凤的随行副官钱贵三和两个保密局的人。孙晓飞猛一怔：莫非处决了么？

典狱长望着孙晓飞说：“恭喜了，孙参谋！”这显然是提临犯人的话。值班的李大顺心里一惊，脸色顿时苍白。他开了牢门。孙晓飞坦然地走了出来，一言不发，镣铐叮当地向外昂首走去。

典狱长请孙晓飞止步，挥手吩咐李大顺开脱镣铐。李大顺迟疑地望着典狱长，慢慢地开了镣铐。这是反常的现象，提临犯人是不会开镣铐的，李大顺有些惶惑不解。孙晓飞想：他们在搞啥名堂。

钱贵三突然一个立正敬礼，向孙晓飞报告：“奉毛先生之命，前来迎接孙参谋！”

孙晓飞还是一言不发。典狱长讨好地道：“孙参谋，你的判决取消了。毛先生向委座求情，委座下令释放孙参谋！”

“毛先生在什么地方？”孙晓飞问道。

“在静园恭候大驾！”钱贵三又一个立正。

孙晓飞向李大顺点了点头，脸上闪过一丝冷笑，旁若无人地大踏步向铁栅门外走去。

孙晓飞出了监狱，钱贵三请他坐上毛人凤的高级轿车，由钱贵三陪同，先到海军俱乐部洗澡理发，饮酒进餐。

钱贵三极力掩饰着自己焦急的心情，尽量讨好孙晓飞。

孙晓飞深知毛人凤的为人，心中有数，毛人凤突然放了他，让钱贵三毕恭毕敬地陪他来这里尽情欢乐，一定有重要的事情需要他。

第二章 毛人凤追“牛”施毒计

原来这天上午，毛人凤接到总统府侍从室紧急电话，说蒋总统要立即召见他。他立即驱车前往总统府，一路上心乱如麻，十分紧张，不知出了什么大事。自从到了台湾以后，老头子对他的信任已大不如前。

轿车停在总统府门前，毛人凤下了车，来到侍从室。值班侍从官告诉他，总统在后花园书房召见。毛人凤又一惊，他知道老头子一般不在那里召见部下，除非有重大事情。

毛人凤来到书房，只见蒋介石满脸怒气，眼光象剑一样直透毛人凤心窝，毛人凤敬过礼后，立正站在那里，等待蒋介石说话。

“娘希匹！”蒋介石一声怒骂，站了起来，把办公桌上的一份电报向毛人凤脸上甩去。

毛人凤脸色顿时苍白，冷汗淋淋，小心地捡起电报。电报是情报局香港站直接发给侍从室的，电文是：

“香港汇丰银行董事长吴书余欲将历史名画《五牛图》献给中共……”

“怎么办？”蒋介石大声问道。

“杀人夺图！”毛人凤恶狠狠地回答。

沉默片刻，蒋介石望着毛人凤道：“吴书余是海外有名望的资本家，在海外华侨中很有威望，他开了这个头，华侨会群起效尤，对党国十分不利，明白吗？”

“明白！”毛人凤一个立正，“杀一儆百。同时利用杀吴事件，破坏中共统战政策。”

“不得有误！”

“是！”毛人凤出总统府，返回静园。

毛人凤回到静园，却静不下来，瘫倒在沙发上，脑子嗡嗡作响。他既恨香港站竟敢越级上报，搞得他措手不及；又恨吴书余这个老冤家上次使他差点脑袋搬家，这次又要叫他走投无路。他咬牙切齿，这次非宰了他不可。

原来蒋介石逃离大陆前夕，命毛人凤协助汤恩伯把上海所存的黄金、美钞尽量搜刮到台湾，特别叫他不可放跑吴书余这条大鱼。谁知吴书余抢先一步，把汇丰银行所有的黄金外钞通过美国花旗银行转移到了香港汇丰分行。同时以女儿吴玉珠生日的名义，举办了盛大舞会，邀请了毛人凤及其部下大小头目赴会，并收买了上海所有红舞女缠住他们。吴书余父女却在地下党的掩护下，逃过了监视的特工，包了英国航空公司的专机逃往国外。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落了空，大发雷霆，差点把毛人凤宰了。虽然侍从室主任俞济时苦苦为他求情，才免于一死，但蒋介石对毛人凤的信赖，已不如以前了。因此，毛人凤对吴书余恨之入骨。这次又是这个吴书余给他出了难题，旧恨新仇，使他忍无可忍了。

怎么办？他刚才在蒋介石面前，一时慌急乱说了“杀人夺图”，现在想来，心中完全没有底，真有些后悔夸下这海口。虽然杀人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但对吴书余这样有名望有影响的资本家不是杀了就算的，要考虑后果，要考虑方式，以免被人抓住辫子，在世界舆论面前，下不了台，何况吴书余保镖密布，戒备森严，不是随时能下手的。同时港警一向敌视军统，困难重重。至于夺图，那就一点门儿也没有，

谁知道吴书余把图藏在什么地方，杀了吴书余并不等于得到了《五牛图》，甚至更难得到这图，也许更加速了他向中共献图。如果真是这样……毛人凤不敢想下去。他摸摸脖子，觉得脖子痒痒起来了。

他吩咐钱贵三把所有部属的人事档案抱来，想从中找出一个既能不露声色接近吴书余，又能随便进出吴公馆的人，这人还得有胆有识，智勇双全。

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挂断电话，不接见任何人，整整一个下午，再加上一个晚上，晚饭也吃不下，翻遍所有档案。已经晚上十点钟了，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急得他冷汗淋漓，茫然若失。他无可奈何，只得找几个心腹骨干前来共同商议。

人都来了，但大家心里明白，推荐这样一个人，事关重大，要承担莫大的风险，谁敢多管闲事呢。一个小时过去了，大家仍然面面相觑，一言不发。

这时，钱贵三送进来军事法庭请示处决孙晓飞的报告，请他批示，毛人凤很不耐烦地一挥手，“立即执行！”

“是！”钱贵三转身就走。

“慢！”情报局第二处长叶翔思突然叫住钱贵三，走近毛人凤说：“局长！有人了，孙晓飞是具备一切条件最合适的人选，只有他，因为他是吴书余的亲外甥。”

毛人凤沉思很久。突然问道：“能叫孙晓飞去吗？”

“除他之外，实在很难找到合适的人。”叶翔思大声地回答。

“经过这一次判刑，他不怀恨在心吗？”还能替我们卖命吗？何况要杀的人是他的亲舅舅。今非昔比啊！他一旦离开了台湾，等于放虎归山，能保证他完成任务回归台湾吗？弄

得不好，他向吴书余来个通风报信，会使事情更加棘手。”毛人凤盯着叶翔思发了一连串疑问。

“他不能不回台湾，因为他的老母在我们手里。他是个有名的孝子，不会丢下老母不管。要回台湾，就不得不完成任务，他会在舅舅和母亲之间权衡轻重的。”叶翔思讲得头头是道，似乎很有把握的样子。

毛人凤还在犹豫不决。突然总统府侍从室的直通电话响了，又是总统紧急召见。毛人凤不再犹豫了，急匆匆写了一道亲笔手令，交给钱贵三，吩咐道：“马上坐我的车子，前往监狱释放孙晓飞，请他清理清理身体，换换军装，轻松地玩一下，然后接来静园。注意：要礼貌周全些！”

“是！”钱贵三接过手令，转身离去。

轿车奔驰在繁华的街区，许多岗警一看是毛人凤的车，急亮绿灯。不到半小时，经林森北路、西门町，驶出郊外，沿淡水河驶往静园。

到了静园，钱贵三陪孙晓飞走进客厅，见毛人凤已在等候，随即退了出来。

孙晓飞走进客厅，一个立正，大声说道：“孙晓飞感谢局座不杀之恩！”

毛人凤望着孙晓飞，轻声地说：“坐吧！”

“谢谢！”孙晓飞坐了下去。佣人端上了咖啡，放在二人面前。

毛人凤端起咖啡，喝了一口，对孙晓飞说：“成都的事错怪了你，责任全在周迅予身上，要不是我向委座说明情况，差点错杀，望你不要往心里搁。”

“局座太客气了！”孙晓飞眼里掠过一丝嘲笑的目光，望着毛人凤道：“成都的事不能怪周处长，委座也操之过急

了。”

毛人凤一震，心想这小子真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对委座说是道非起来，就凭这点，就可以砍你十个脑袋，但他脸上还是堆着笑容，说道：“过去的事，不用再谈了。”

“局座明鉴。”孙晓飞冷冷地望着毛人凤。

毛人凤极力想从孙晓飞的眼神中找出他心中的秘密，究竟是怀恨在心，还是真有感激之情，但孙晓飞多年的特工生涯，已使他能够情不外露。毛人凤一点也摸不到他的真情实感。

孙晓飞不耐烦了，他霍地站了起来，开门见山地说：“职部追随局座多年，从无二心。局座有何差遣，尽管吩咐！”

毛人凤赞许地点了点头，示意他坐下。突然问道：“你知道《五牛图》吗？”

“不清楚！”孙晓飞莫名其妙。

毛人凤放了一段故宫博物院苏教授介绍《五牛图》的录音。大意是：

《五牛图》是唐玄宗宰相韩休之子韩滉的手笔，并排画着五条牛，居中的那条牛是正面的。其余四条都是侧面，形象逼真，负有盛名，成为传世佳作。韩滉自己也是宰相，因而格外有名。到了宋朝，一直珍藏在宫廷内。宋室南渡，虽兵荒马乱，这画还随着宋帝流亡。宋亡，此画落在宋宗室赵孟頫手里。赵孟頫是元初有名望的书画家，为这图题了跋语，认为是“神气磊落，稀世名笔”。赵孟頫的墨迹本身也是珍宝，珠联璧合，更为历代书画家推崇。

明太祖朱元璋灭元，这画辗转流传在官绅之间，直到清代乾隆年间才又为皇家所得，珍藏于圆明园。可惜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五牛图》被劫，流落国外。……

毛人凤关了录音，望着孙晓飞说：“你知道这幅宝画现在在谁的手里？”

“不知道！”孙晓飞平静地说。

“吴书余！”毛人凤盯着孙晓飞，“你的舅舅！”

“啊！”孙晓飞惊得突地站了起来，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你舅舅要把这幅名画献给中共。”毛人凤眯缝着的眼睛象狼一般闪着凶光，一字一句地，“委座大为震怒，下了紧急命令，限期半月，杀人夺图，以儆效尤！”

天哪！孙晓飞决没有料到要杀的竟是自己的亲舅舅。毛人凤斩钉截铁地说：“为了党国的利益，杀人夺图的行动由你执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决不能让成都事件重演。”

“局座放心，”孙晓飞望着毛人凤那布满杀气的脸，知道此时此刻该怎样说话，“职部一定不让委座失望。”

“好！这次行动定名为‘追牛’特别行动。”毛人凤继续说道：“晋升你为中校情报官，担任特别行动组长，事成之后再升一级，赏金十万元。”

“谢局座栽培！”孙晓飞一个立正。

“这是我给你的十两黄金，一点小意思。”

其实，毛人凤对古画是一窍不通的。他凭那段录音知道《五牛图》被英法联军抢去，流落国外，又凭香港站那份电报知道现在在吴书余手里。他根本不知道怎么会到吴书余手里的。

原来吴书余在1920年去巴黎商谈贷款问题，住在巴黎豪华的泰莫麦特尔饭店。一天夜里，突然有一个名叫切尔·哈罗德的强徒，持枪进入房间。哈罗德既不绑票，也不抢劫，要求吴书余买他手上的一幅中国唐代古画《五牛图》。他毫不

隐瞒地告诉吴书余，这幅画确是真迹，1860年英法联军从中国圆明园抢来的，一直藏在国家博物馆。他和同伴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想尽办法从博物馆偷来的，他俩又是逃犯，所以不敢公开拍卖。

吴书余的父亲是有名的文物收藏家，他从小就得到父亲的指点，对文物鉴赏有很深的造诣，并且也爱收藏。他想要的是这确是真品，价值连城，是件国宝，任它流落国外，实在痛心，很想收买。

他们商定以十万美元成交，并确定交货交款地点。吴书余约了父亲的老朋友麦克唐纳一起前去。麦克唐纳是古画鉴赏专家，伦敦萨洛蒙兄弟银行法律顾问。经过几次折腾，终于在巴黎郊外一间小屋，见了《五牛图》，二人精心鉴定原迹、赵孟頫题跋、乾隆御览印玺，确认是韩滉真迹，交付了十万美元的贷款，将画带回。吴书余托麦克唐纳暂存在萨洛蒙兄弟银行地下金库。一年后，麦克唐纳亲自护送，带往香港交给吴书余。吴书余把它珍藏在汇丰银行的地下金库里。

1950年初，人民政府邀请吴书余回沪，共同处理汇丰银行一些遗留问题。回忆1948年蒋太子奉命到上海“打虎”，强兑民间黄金白银，发行金圆券，当时要拿汇丰银行开刀，地下党及时告诉了他，使他有所准备，保住了汇丰银行。第二次就是毛人凤奉命搜刮汇丰的金银，又是地下党暗中保护了他。如果没有共产党，可能汇丰银行濒于破产了。对比之下，他根本就不再相信国民党的反共宣传。

他得到《五牛图》后，知道这是国宝，应该由国家来保存，因此他准备把《五牛图》献给国家。他知道把画送去台湾，可能落入私囊，又将流落国外。所以他决定把《五牛图》献给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谁料图未送去，杀他的人却

就要来到香港。

毛人凤从抽屉中取出一个红包，递给孙晓飞，“安顿一下家里，和你母亲叙叙天伦，三日后出发。派钱副官当你助手，他和香港站都听你指挥。还有什么要求吗？”

“没有！”孙晓飞大声回答。

“钱副官！”毛人凤喊了一声。

“有！”钱贵三应声而进。

“用我的车送情报官回家，拿两盒东北人参，代我给老太太送去。”

“是！”钱贵三奉命离去。

“谢谢！”孙晓飞向毛人凤告辞，匆匆离去。

第三章 两代深情 亲人相认

孙晓飞同钱贵三离了静园在四号码头渡过淡水河，很快到了士林。轿车停在路边，孙晓飞接过钱贵三递来的东北人参，向家里走去。钱贵三悄悄地看了看四周，见奉命监视孙晓飞的人已经包围了房子，不会出什么差错。他放了心，驱车离了士林，回静园复命。

从楼上窗户中闪出昏暗的灯光，孙晓飞知道那是母亲的卧房。

孙晓飞三步并两步跑上了楼，轻轻推开房门，见躺在床上的母亲，苍白的脸毫无血色，昏花的双眼全是泪痕，手中拿着一张母子在南京的合影相片。他喊了一声：“妈——！”跪在床前，泣不成声。

“飞儿，是你回来了么？”吴书英颤声地说，她简直不相信跪在她面前的果真是孙晓飞。